

父亲去世时，丁思奇站在手术台边；母亲去世时，丁思奇在异国从事援外医疗工作……开江县人民医院烧伤科医生丁思奇，有着医者的慧心巧手，更有着医者的良知厚德，二十七载坚守临床一线，专注于烧伤整形美容的研究。面对主任医师、业务骨干、优秀工作者、达州最美家庭、开江县唯一的烧伤整形美容外科医学人才等光环，丁思奇一直都保持着清醒与淡然。他总说，他最喜欢、最看重的还是病人一声“丁医生”。“医生”是他心中是最高最纯的称呼，有着最重的份量，也是他不忘初心、坚守职业不竭的动力。



丁思奇带教外国医生

# 坚守临床一线 用行动阐释医者价值

## ——记开江县人民医院烧伤科医生丁思奇

### 母亲常年体弱多病 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

1967年，丁思奇出生在开江县普安镇青堆子村。母亲体弱多病，常年经受着病痛的折磨。因为家庭贫困，母亲的身体一直得不到恢复，这在丁思奇的心上烙下了深深地印迹，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给像他妈妈一样遭受病痛的人们带来希望。

“他本科毕业后就来了我们医院工作，当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特别温和憨厚，‘老师、老师’地叫得特别勤快，遇到不懂的就向我们请教。”开江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郑长究说，丁思奇1991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在普外科专攻烧伤外科领域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，烧伤病房的工作环境和诊治设施设备都非常差，整天看到的都是血淋淋、焦糊，甚至面目全非的场面，这些不断挑战着丁思奇的神经。丁思奇称，他也曾感到迷茫，想放弃烧伤科的诊疗。但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丁思奇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因鞭炮作坊爆炸，7名大面积烧伤病人送来急救。其中一位烧伤面积超过70%，是伤情最重的一个，经历了1个多月数次手术，终于转危为安。那一刻，他感受到“医生”的份量，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“那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身上沉甸甸的责任。”丁思奇说。

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烧伤前沿技术，提高危重烧伤患者抢救率；从单纯烧烫伤诊治向修复疤痕整形、残余创面、难愈性皮肤溃疡诊治及功能康复护理扩展……丁思奇常说，技术无止境，追求也不能停步，他也以行动诠释

了对专业技术的不懈追求。在潜心临床诊疗的同时，丁思奇一有时间就读专业书籍，撰写一些专业学术论文，在《中国医疗美容》、《医学信息》等专业杂志发表了论文10余篇。

2016年底，丁思奇自愿申请并被选派到东南亚岛国东帝汶从事援外医疗工作。在援外医疗队中，他的年龄是最大的。艰苦的环境没有让他怯战，他与援外医疗队成员迅速融入到工作中，巡诊、查房、为当地医生教学授课、做手术……“能用我的专业知识为外国的朋友带来健康和希望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”丁思奇今年年底才能从东帝汶回到开江工作，在东帝汶和医疗队共同抗击疾病的这一年多里，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的担当。

在成为一名优秀医生的路上，丁思奇一步一个脚印始终在努力。

### 厚德仁爱心怀感恩 “有病人需要，才能展现我的职业价值”

在没有去东帝汶前，丁思奇的一天是这样过的：早上8点上班，他一般会提前十几分钟到科室作准备，8点准时参加晨会交班，紧接着查房，查看病人，安排病人的治疗。如果有手术，了解完病人最新的情况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手术室。手术如果持续到下午或着下午也有手术，下午6点半也不能下班，需要加班书写病历。如果是值班，24小时都要值守科室，一些急诊手术还需要通宵达旦的清醒。“平时电话必须24小时保持通畅，半夜时常有急诊手术，大部份情况都是一通宵，第二天又接着干工作。”丁思奇说。

作为医院烧伤专科的骨干医生，丁思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度过的。“他有一次做手术从早上8点30分做到下午3点30分才做完。”开江县人民医院外科护士长陈红说，丁思奇只要进了手术室，吃不上中午饭都是常事，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，才会托护士买一盒牛奶充饥。“因为医生做手术都穿着手术衣，戴着手术手套，只能喝液体，我们就拿一根长吸管喂到他嘴里，喝两口他又要继续做手术。”

重庆开州区井喷事件现场救治、开江煤矿瓦斯爆炸、火炮厂爆炸群体烧伤等现场都曾出现过丁思奇的身影。随着诊治烧伤病人的增多，丁思奇渐渐崭露头角、脱颖而出，成长为科室骨干和烧伤专科领军人物。

烧伤病人许多因为气管切开、手足受伤，口头或体态语言均无，有些听力也受到影响，他就写下“痛不痛”“胸闷吗”“要喝水吗”“点点头或摇摇头”“是眨个眼”等纸板，与患者进行无言而有效的沟通。

“丁医生话不多，但是工作上非常敬业。”陈红说，她和丁思奇已经共事18年，丁思奇在岗位上十年如一日，为了工作经常把医院当家，始终把他诊疗的病人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照顾，“当时来了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，生命垂危，她的亲人都想放弃了，但是丁医生都竭尽全力把她挽救过来。”

丁思奇时常说，“有病人需要，才能展现我的职业价值。”

### “大家”“小家”难两顾 父亲去世时他正为病人做手术

2007年，丁思奇的父亲因病住进了医院。但是作为一个医生，面对等着自己的患者，丁思奇不能时刻守候在父亲身边。父亲的离去走得很突然，家里的亲人中唯独丁思奇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到。当时丁思奇正在给病人做手术，为了不打扰他，科室的护士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立马告诉丁思奇。“等他手术做完的时候，我第一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丁医生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，那还是我第一次看他哭。”陈红说。

2018年春节刚过，丁思奇的母亲也告别了人世。当时的丁思奇还在东帝汶，他赶回家中时，母子阴阳相隔。看到母亲的遗容，丁思奇早已经忘了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在家人面前嚎啕大哭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母亲去世一个多月后，疼他爱他供他完成学业的大哥因悲伤、劳累旧病复发抢救无效撒手人寰，丁思奇因为忙碌的异国医疗工作无法回家送哥哥最后一程。亲人接连去世，丁思奇的悲痛无以复加，只有用工作把时间填得满满的。“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想的都是我的母亲和哥哥，每天晚上眼泪都不自觉地流，心里真的太愧疚了。”

丁思奇的妻子丁俊桃在开江县人民医院的药房工作。在妻子的眼里，丁思奇不仅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医生，也是一个包容的老公、一个合格的父亲。

“他救死扶伤本来就伟大，我也为他感到很骄傲。”丁俊桃说，丈夫从来不说甜言蜜语，他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全家不能经常出去旅游，“我们结婚二十多年，全家一起出去玩的时间手指都数得过来。”为了“大家”，牺牲“小家”，丁俊桃却坦言一家人过得平淡但是却幸福温馨，“我能找到这样的老公是我的福气。”

□姚丹



丁思奇(右一)在东帝汶